

「不一樣的路」

青年時，曾一度醉心於電影。歐美數之不盡的名導，印度的薩耶哲雷，日本的市川崑、黑澤明，都是我傾慕的對象，然而，我走了不一樣的路。

我深信，對一個懷有信仰的人而言，沒有甚麼是偶發的，或無意義的。對電影的愛好，使我的雙眼不知不覺地成了攝影機，對每一件事物的觀察，我總有一種意識，假如放上銀幕，呈現給觀眾的到底是甚麼樣子？豈不也有許多不足為外人道的一面？

香港明愛六十周年慶典，正是一甲子的事。湯漢樞機的歡迎辭也說了，三十而立，好歹也傳了兩代。我們的確需要藉此機會反省，到底建樹了些甚麼？敝帚自珍，從兩三人開始的救濟工作，發展至五千多人的團隊，是國際明愛中，單一城市的最大的明愛機構。主耶穌曾說：「撒種的是一人，收割的是另一人。我派遣你們在你們沒有勞過力的地方去收割；別人勞了力，而你們去收獲他們勞苦的成果。」（若四 37-38）我為此感謝我們的前輩及明愛全體員工，我不會忘記你們的許多血汗，雖然沒有出現在慶典的鏡頭裡。我每日的祈禱中，總不會遺忘為你們祈福。

我們需要學習，尤其意識到，在我們當中仍有許多未盡人意的的人和事。除非我們改革自己的自私和作偽，走上不一樣的路，我們怎能建樹社會中最末後無靠、卑微無助、失落無救的弟兄姊妹？我們可能覺得自己已做得不錯，這只是我們從自我的鏡頭中觀看，當擴大放上銀幕時，別人所看到的又是怎麼一回事？更不必說人在做、天在看了！

六十年國際會議是一項不一樣的慶典。在示威、抗議聲中，我同時聽到許多不一樣的論點，包括來自明愛同事中、正面和反面的評語。我深深警惕自己，我們的攝影機攝取的是甚麼？觀眾想看到的又是否相同？人生苦短，不管八十年或十八年，我們在上逗留的時限仍很短暫。我們的生活在攝影機中留下了甚麼痕跡？人們看到的又是甚麼？儘管短暫，卻希望都能反映著天主透過我們，讓祂的眷顧彰顯，彰顯於我們每日的服務中。要相信：我們的一些抉擇，真的使許多人走上了不一樣的路。

楊鳴章神父



二〇一三年 父親節